

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3
Issue 2 第三卷第二期

Article 7

January 1934

唐三平大師碑

Zhongqin HUA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黃仲琴(1934)。唐三平大師碑。《嶺南學報》，3(2)，168-175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3/iss2/7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唐三平大師碑

黃仲琴

宋，王象之，輿地碑記，載漳州唐刻有四：一曰：三平大師碑。

考三平，在今平和縣治東，約一百十五里。平和縣，設於明正德間，隸漳州。考舊唐書，地理志，江南東道：漳州，垂拱二年，十二月九日置，舊屬嶺南道，天寶割屬江南東道，領縣二：漳浦，龍溪。今從龍溪（即漳州府治），南，六十里，即達三平。是三平，當唐代，屬漳州轄也。

清，康熙間修平和縣志，卷一，疆域志：三平山巖谷深邃，結曲奇危，爲古跡名勝第一。舊志云：登者，必歷三險三平，方至其地，故名三平。黃廷金詩云：踏翠雲生石，聞香嶺瀉泉，林深通鳥語，徑曲附藤緣。唐，義中禪師，自紫芝山（今漳州市北隅），移錫於此。相傳此山舊爲鬼窟，禪師來此，鬼不能害，因爲建院。師安禪數日，而院成矣。此後大著靈異。有侍郎亭，乃唐守，王侍郎訪師所寓者也。又有仙人亭，龜蛇峰，和尚潭，九層巖，雙髻山，高柯嶺，煎茶塢，虎爬泉，杖錫樹，大伯山諸勝，不能盡記。

又卷十二，雜覽：大師碑，唐侍郎，王諷撰，述義中大師行錄，文載唐文粹中，與近時石刻中同。郡孝廉王志道云：碑立於唐咸通癸巳，（公曆873）後二百三十七年，至宋大觀庚寅，（公曆1110）僧雲岳修之；後二百八十九年，至元大德己亥，（公曆1299）僧如壁修之；後二百有三年，爲明宏治壬戌，（公曆1502）僧古心定祥修之；又一百五年，至萬曆丁未，（公曆1607）立石，距咸通癸巳，七百三十五年。按今所立石，非侍郎原

文，疑原碑既燬，別構他文，托名諷作耳，故當以唐文粹爲正。

王諷，新舊唐書無傳。漳州府志，卷九，秩官門，唐刺史，雖列王諷，其附注，亦云見咸通十四年，三平寺碑。漳州府志，纂於清康熙乾隆間，其所見之三平寺碑，亦必非唐刻也。

茲分錄唐文粹所載王諷撰義中大師碑，及今有之三平寺碑於下，以供印證。

(甲)，姚鉉纂唐文粹所載：王諷撰，漳州三平大師碑銘，并序：

『得菩提一乘，嗣達摩正統，誌其修證，俾後人知方。則有大師，法名義中，俗姓楊氏，爲高陵人。因父仕閩，生於福唐縣。年十四，宋州律師玄用剃髮。二十七，具戒，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禪那。大師幼悟法印，不汨幻機，日捐薰結，玄超冥觀。先依百巖懷暉大師，歷奉西堂百丈石碧，後依大顛大師。寶歷初，到漳州，州有三平山，因芟蘿住持，敞爲昭提。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，常有三百餘人，示以俗諦，勉其如幻解脫，示以真空，顯非秘密度門。虛往實歸，皆悅義味。知性無量於無量中。以習氣所拘，推爲性分。知智無異於無異中，以隨生所繫，推爲業智。以此演教，證可知也。大師一日，病背疽，閉戶七日不通問。洎出，疽已潰矣。無何，門人以母喪聞，又閉戶七日，不飲食。武宗皇帝，簡併佛刹，冠帶僧徒。大師至於三平深巖。至宣宗皇帝，稍復佛法，有巡禮僧，常肇，惟建等二十八人。刺史，故太子鄭少師薰，併藏其事。旬歲內，寺宇一新，因舊額標曰：開元。於戲！知物不終，完成之，以裨教。知像不盡，法約之，以表微。晦其用，而不知其方，本乎跡，而不知其常。咸通十三年，十一月六日，宴坐示滅，享年九十二，僧臘六十五。諷自吏部侍郎，以旁累謫守漳

浦，至止二日，訪之，但和容瞪目，久而無言。徵其意，備得行止事實，相見無間然也。問曰：『周易經歷三聖，皆合天旨神道。注之者，以至虛而善應，則以道爲稱；以不思而玄覽，則以神爲名，達理者也。經云：隱而顯，不言而喻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後之通儒，有何疑也？』異日又訪之，適有刑獄，因語及，師曰：『孝之至也，無所不善。有其跡，乃匹夫之令節。法之至也，莫得而私。一其政，則國之彝典』。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！言訖，頷之，不復更言，今亡矣夫！彊擬諸形容，因爲銘曰：『觀跡知證，語默明焉。觀證知數，權實形焉。體用如一，曷以言宣？太素浩然，吾師亦然。觀其定容，見其正性，不閱外塵，朗然內淨；智圓則神，理通則聖。師能得之，隨順無競。吾之行止，師何以知？得性之分，識時之機。達心大師，邈不可追』！（全唐文，與此同）。

（乙），現有之三平寺唐碑。碑首署云：漳州三平山廣濟大師行錄，中
散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諷撰。其文云：

『夫儒道釋，分爲三教。迺戒定慧，摶攝一心。何以知然？夫子讀有道，而貶不仁；歸乎戒，老君尊中虛，而鄙貪慾；契於定，吾佛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：通其慧。後以漚和方便，敷大願力，布慈雲於廣莫，洒甘露於長空。若此則儒道左右扶將，釋尊中立，如其大器，左右昔源。是以圓應頓機，單傳瑤印。西夏始自迦葉，東震至於南能。思讓分燈，一遷列派。至第四世，有大開士，法諱義中，本居高陵，俗姓楊氏。因父仕閩，於甲子歲，而生福唐，白光滿室。雖居襤裸，不喜葷辛。丁丑歲中，隨父任官。至宋州。是年十四，投於律師玄用出家。二十七歲，削髮受具。多窮經史，長於周易。先修奢摩他三摩鉢提，後

修禪那，因覽禪門語要，不許夜行，授明須到。師乃喜曰，繫辭不云乎？「惟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」似有感動，本能決疑，繇是肩錫雲遊，先造百巖懷暉禪師，次依西堂智藏，後謁百丈懷海，巾侍十年，仍往撫州。石輩纔見，便開弓云：看箭。師乃當前□胸。輩拔箭云：「三十年來，張一枝弓，掛三隻箭，而今只射得半個聖人。」師進云：「作麼生，是全聖？」輩彈弓絃三下，師乃巾鉢八載。未後南遊潮州山，禮見大顛云：「卸却甲冑來。」師退步而立。由是妙造空中，深了無碍。復引韓愈侍郎，通入信門。自此曠林泉，優遊適性。寶曆初，遂辭大顛，遊於漳水，至於開元寺之後，卓庵建三平真院。會昌五年，乙丑之歲，預知武宗皇帝沙汰冠帶僧尼，大師飛錫入三平山中。先止九層岩，山鬼穴前，卓錫而往，化成樟木，號錫杖樹。次夜，衆祟掠師拋向前面深潭，方迺還來，見師宴坐，儼然無損。一夕寢次，復被衆祟掠向龍端百丈漈中，以籠聚石沈之，其水極峻，觀者愕眩。及乎廻，見大師如故。於是遽相驚訝，仰師之道，欵服前言，乞爲造院。願師慈悲，閉目七日，庵院必成。師乃許之。未逾五日，時聞衆祟鑿石牽枋，勞苦聲甚。師不忍聞，開眼觀之，院宇漸成，惟三門未就。恠徒奔走，其不逮者，化成蛇虺。有大魅，身毛竚遯，化而未及。師戲擒住，隨侍指使，曰毛侍者。然後壘砌田地。漸引禪流，南北奔馳，不憚嶮峻。至大中三年，宣宗皇帝，重興佛法，本州刺史鄭公，久欽師德，特迎出山，請入開元寺，爲國開堂，奏賜廣濟禪師院。至咸通七年，春秋漸邁，於寺西山下，建草堂，時復宴息。咸通十三年，十一月初六日，集門人曰：「吾生若泡，泡還如水。三十二相，皆爲虛偽。汝等有不假偽底法身，量等太虛，無生滅去來之相，未曾示汝，臨行，未免

□□。閉目長噓而化，壽九十二，僧臘六十五。門人移其身於草堂，建於石塔，置田安衆，號三平塔。今三平山院者，面離背坎，左生錫杖樹，右虎爬泉，東連大伯山，南接百丈漈，西有九層岩竇，北聳仙人亭臺。水口峰若龜浮，徑大嶺如虹臈，廣濟潭沼，韓文書室，鬼瓦神工，靈蛇錦色。其餘勝槩，筆舌難周。咸通十四年正月上元書。』此刻文，爲某君所錄贈。碑之廣狹，文之行數，行之字數，字之大小，以及有無碑額，未曾言及。實地考證，又屬不易，是以姑付闕如，以俟後來之補敘或更正。

其他尚有署宋元刻各一，明刻二。卽上引平和縣志雜覽所言者。

宋刻畧云：雲岳崇寧壬午，叨郡檄，來住斯山，觀古遺言，碑文缺墮，命工鏤板，以永其傳。大觀四年，庚寅之歲，正月上元日題。

元刻畧云：錦桐僧如璧，於大德丁酉年，來遊，蒙郡命令主斯刹，院宇頽傾，碑文爛壞。伏思廣濟大師，初剗之時，用力非常，慮後者，莫能知之，卽欲鏤碑，罕有勦者。至戊戌，有溫陵二兄弟，効其勞，遂令工解碑，卽而成之。歲大德三年，己亥，正月上元日也。

明刻之一，畧云：經今久壞，退居住持僧定祥，普化施主，命工復立。大明弘治十五年，歲次壬戌，十一月之吉日，退院住持，古心定祥重立。

明刻之二，畧云：王諷之述禪師云爾，諷並禪師時，言必可據。嘗傳燈錄，見師微言尙多，諷不盡及也。余獨愛其載師最後語云：『吾生若泡，泡還如水。三十二相，皆爲假僞。汝等有不假僞底法身，量等太虛，無生滅去來之相。』曹溪法門，惟論見性，斯非其一語印南宗歟？而當時伏蛇虎，度魑魅，則真三十二耳。師有偈曰：『只此見

聞，無聲色可呈」。蓋言體用，非分，非不分也。王諷碑，殺青于唐咸通，未及千年，壞而修者三。余勒諸石，庶永不壞。然而問師之真不壞，則其無生滅去來者也。有明，萬曆三十五年，（即上引平和縣志雜覽所言之萬曆丁未）九月望日，漳東里居士王諷道立石，同郡李宓書，住持僧宗珍道欽督工，匠游瑛。

茲述現有之三平寺唐碑可疑諸點，以證其偽爲王諷作品：

經金石史，曝書亭集，閩中金石畧諸家著錄之漳州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，立於唐咸通四年。首刻造者銜名外，又刻宣義郎前建州司戶參軍事劉鏞書。尾列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柱國崔袞銜名。王諷作三平大師碑，正守漳浦之時。現有碑首，署諷銜名，守漳字並不列入。尾僅云：正月上元書，不列書者銜名，又不照立石例，稱「並書」，或「兼書」，或「及書」，或「追書」。他若僧蠻作伏臘之臘字，與金石要例所論不合。如是疏畧，此可疑者一也。

正弘集，大顛祖師本傳，載石輩事云：

一日，三平義忠在石輩處來參，乃自舉輩每日張弓架箭接人。三平到，輩云：“看箭！”平撥開胸云：“此是殺人箭？活人箭？又作麼生？”輩彈弓弦三下，平乃禮拜。輩曰：“三十年張弓架箭，只射得半個。”遂拗折弓箭。師隨復問云：“既是活人箭，為什麼向弓弦上辯？”平無對。師曰：“三十年後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！”

現有碑中，述石輩事，與正弘集畧有出入，而意較不明瞭，此可疑者二也。

宋朱熹，武夷山圖序云：“兩崖絕壁，人迹所不到處，往往有枯查掃石舟船棺柩之屬。柩中遺骸，外列陶器，尙皆未壞。頗疑前世道阻未通，

川壅未決時，夷落所居，而漢祀者，卽其君長，蓋亦避世之士，爲衆所臣服，而傳以爲仙也。今山之群峯，最高且正者，猶以大王爲號，半頂有小邱焉，豈卽君之居耶？然舊記相傳，詭妄不足考信。朱子爲古今天儒，其所見自與尋常有異，可知僻遠之區，疑鬼疑仙者，皆屬古代民族。平和志，卷首，三平山圖：三平山有毛民洞，又有仙跡。正弘集，大顛祖師本傳，亦載『平歸，乃留二鬼，曰毛搭颯，以事師』。皆可證相傳廣濟大師所遇之祟，爲古代之蠻族，實人而非鬼，蠻巫以蛇爲神，故有化蛇之訛言。且宋許申潮陽靈山開善禪院碑記，載大顛事，有云：

其徒實繁，如津南三平山，開巖之僧，卽其執侍，得師之道，龍鬼景從。結庵爲廬之初，第聞斤斧之聲，旦暮不絕。旋視山材欄柵之選，咸皆倒而刊之。不旬朝，堂宇巍然，坊飭云備，毒虺讓穴，魍魎徙境。師居之數年，一夕，行道，匱而僵仆，有物支足而興。師問曰：“汝何爲者？”答曰：“某是山之神，侍師之巾几久矣。”身面俱毛，出入臥內，自是目之曰：毛搭颯。

其言亦與現有碑文，不能一致，可知廣濟大師遇祟一事，雖載於福建通志，不可據爲信史。是以王諷碑文，早削而不書，現有碑文，竟存其說。此可疑者三也。

明，郭子章，寶積寺詩碑：大顛作太顛，青螺博雅，且屬親筆勒石，當更可信。現有碑文，循俗作大顛。此可疑者四也。

據上錄明刻之二，王志道言，吾生若泡諸語，爲諷所不及引。現碑有之。此可疑者五也。

至於一則署爲碑銘，一則署爲行錄，題目不同。行錄如杜順和尙行記之類，固亦碑版中所常有。然此篇行錄，語多不倫，無唐賢作風，亦不

得謂二篇皆王諷所作。

惟現碑雖僞，而廣濟大師之精卓，有不可沒者。大師先依百巖懷暉。據權德輿撰，唐故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，首云：「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，傳佛語心法，始自達摩，至於惠能。能化行於南服，流於天下。大師得之，一言宗通，深入無礙。師諱懷暉，姓謝氏，泉州人」。可知廣濟屬南宗法脈，淵源有自。漳州，開元寺，倚紫芝山，燬於太平天國之戰。據林少才：賞月樓詩草，開元寺舊供廣濟遺象，亦可證平和縣志“自紫芝山移錫”之語。彼其不就郡城寺宇之安逸，深山遯跡，弗避艱險，自闢洪荒，卒能感及蠻人，宣明其教，非具大無畏及能犧牲之精神，曷能至是！蓋亦法門之健者。故樂證其碑文，傳其事蹟，以實王象之之言，祛世俗之惑；且為談我國南方古民族者得一參攷材料也。

二二，十一，三。